

分類詳註百子金丹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民國九年出版

任兆麟述記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述記序

嘉定西莊王鳴盛譜

漢人記經所據以爲佐證者皆晚周先秦之書孔門七十子之微言而漢人所自爲訓故傳記及石渠白虎之議奏或爲祕府所藏或爲博士所習又皆班班具在唐宋以下去古漸遠古書亡佚者多學者罕見允古義之不合於俗者妄憑凶臆以疑之輒謂漢人自誤此語苟駁前師向壁虛造而經義晦矣今

聖天子在上壽考作人敦崇實學屏黜浮華於是五經古義始復大昌海內蒸蒸嚮風士咸勉自濯磨以應

詔令當斯際也蓋不但著述宜遵古訓即場屋應試帖括亦將非古不道焉豈非千載之嘉會哉夫子不云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而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一則曰吾從周然則好古與從周並行而不相悖也方今

聖主既以古學造士則好古即所以遵時尚可安於工疏庸妄之陋習而不失首奮邪惟是古書之僅存者窮鄉下邑購訪爲難苟得節抄之本以引其端俾後生染指知味然後漸進於博雅不亦善乎任生文田篤志窮經嘵嘵古學有年爰摘取三代兩漢之書幾十種釐為上下冊目曰述記以嘉惠藝林嘻以此爲說經之佐證而供帖括之取資誠迷津之寶筏蜃塗之東炬矣行且不脛而走爭先睹之爲快聊題數行於簡首以爲左券云

乾隆丙戌歲在庚申二月既望

叙

記錄之書曷昉乎昉諸七十子之徒禮古記百三十餘篇載漢志者是已近世舉業家唯肄小戴氏所傳其它遺文逸典流傳至今者舉弗攷也任太學文田嘗依朱子與伯恭呂氏論定禮記篇次分爲五類集儒先之說而注之又以課生授徒編錄述記一書嘗紀小正爲敬時大漢丹畫寔傳心要典中如弟子職教學之則小爾雅訓古之遺司馬法軍禮之經曾子立言溫寔樂記闡義精微以暨伏生傳書韓生傳詩大戴氏記禮董子說春穀晉六經流別也而文字爲經統之原養教爲生民之本故以許氏說文荀氏漢絕終焉書凡三十四篇叢者董拓林尚書貽余文章唯讀周秦漢儒術兼通天地人二語良自慚悚今官書以移贈于篇錄是書之指尤有富云爾

昔

乾隆五十二年歲在強圉協洽橘如之月既望鶴侶褚寅亮書于天硯堂

昔韓子有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茲竊取其義上溯夏商下迄漢代具多足資學人之考鏡文家之採拾者凡得書三十餘種彙者校閱各書舉有全本是編為中資鈔錄不得不就簡約童子入塾後先授

小學各書進以四書五經易書詩春秋三禮六子性理暨左史漢韓歷代名家詩文外接讀庶得倫理雖曰窺豹一斑繇此淹貫全帙大略不遺是已

胡五峰博學欲博不欲雜學欲約不欲陋是編雖為兒園小牘必取其理正辭醜羽翼經傳者錄之一切雜學害道之言槩不敢攬入編中間有移易字句處皆蒐羅宋元舊本近世名人校本參定匪敢臆竄貽譏大雅

是編原為家塾誦習之本外間傳出遂為友人從恩銀梓讀者第以此為漁獵筌蹄毋以握珠自足此則鄙人私願也  
諸經中儀禮爾雅頗不易成誦嗣本韓子之意纂儀禮大要一編問世爾雅三篇並次五音將續集焉

乾隆歲次丁未仲夏之月經笥堂筆志

張叙賓王

沈廷芳余園

盧文弨抱經

王鳴盛西莊

彭紹觀鏡瀾

戴震東原

羅有高臺山

江聲鯨濤

余蕭客仲林

金學詩二雅

蔣棠萼輝

家塾校勘名氏

姪昌運字英倍號香杜縣學生乾隆丁酉科浙榜舉人

琛字丹崖號秋浦縣學生貢入太學

慶科字兆徵號玉汝府學生

宗延字繼威號秋眉縣學廉膳生乾隆己亥恩科浙榜舉人

穀字鳴夔號愜齋國子監生

宋昉字應旂號燮亭縣學增廣生

璋字秉之號香雨縣學廉膳生乾隆甲辰召試

太倉

仁和

餘姚

嘉定

長洲

休寧

瑞金

吳縣

元和

吳江

長洲

潘奕雋榕皋

陳毓咸受之

魯仕驥樂廬

曹庭棟慈山

褚寅亮橘升

王昶述菴

孔繼涑谷園

陸烜子章

孫勲石屏

李珏修儒

袁鴻魁卷洲

吳縣

新嘉善

青浦

洪亮吉稚存

李大儒魯一

曲阜

高宗元伯陽

平湖

宋思仁撫若

陽湖

馮培仁宇

吳其岱毅齋

吳縣

黃之紀星岩

汪元亮明之

鮑廷博以文

彭績秋士

趙懷玉味草

長洲

武進

建寧

杭州

陽湖

元和

秀水

上元

長洲

歙縣

陽湖

武進

建寧

杭州

長洲

元和

秀水

上元

宗環字美東號硯南縣學生

述記總目

震澤任兆麟文田述

門人尤興讓而峰

姪昌運香杜

琛丹崖

宗延繼威  
璋秉之

男昌誥承采編

上冊

夏小正

武王踐阼記

晏子春秋

詩序

冊

尸子

小爾雅

荀卿子  
尚書大傳

下冊

河間樂記

新序

白虎通德論

說文  
說苑  
賈子新書

漢紀  
春秋繁露  
列女傳

韓詩外傳  
法言

鬻子

弟子職

家語

孫武子

逸周書

管子

曾子

司馬法

莊子

大戴禮記

楚辭

周公益法  
老子  
書序

周易乾鑿度

夏小正

春。正月。啟蟄。雁北鄉。雉震雊。舊本魚陟負冰。農鑿厥耒。初歲祭未始用。鳴固見有韭時。有俊風。寒日漁東塗。田鼠出農塉。均田糊厭魚獻記。鷺則為鳩。農及雪澤。釋初服於公田。米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柳梅否櫞。吉移桃則華。緹緋蕩蕩。鶴字粥育。二月。往穀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終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鮒榮蕙采。鰐昆小蟲抵蛭來降。熟乃肆。剝鱗有鳴。含庚榮芸采芑。此句見類凶舊本並闕。○三月。參則伏。主火出火。此尚舊本錯簡攝養。莞蠻楊蠻羊蠻。肝則鳴。頌冰采蘋。螽子始蠻。執養宮事。祈參實。越有小阜。田鼠化為鵠。拂桐芭。葩鳴鳩。

夏。四月。昴柳則見初昏南門。正鳴鶯。圓有見杏。鳴蜩。王負秀。取荼。株秀幽。孽龍越有大旱。執陟攻駒。五月。參則見蟬。炳有殷鷙。則鳴時有養日。乃爪。蠅蜩鳴鷙之興。三五日翕望乃伏。三字舊本並闕。啟灌藍蓼。鳩為鷙。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故麻門煮梅薦蘭。時有見梯始收。此句戴記傳本並在三月。茲從闕氏本。領馬將閑諸則。○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責桃鷙始驚。

秋。七月。秀墮。完革。狸子肇。渥渥生萍。黃夷死。死猶盡也。陽氏荀子注革井秀漢室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斗柄縣在下。則旦時有霖雨灌茶。八月。剝爪。元校。剝棗果。零丹。疑作烏羞。白鳥。南子。羣鳥知辰則伏。鹿。麇人從鷙為鼠。參中則旦。○九月。內納火。遷。鴻雁陟。元鳥蟄。熊罿。貉。鼯。斯。鼬。則穴。榮鞠樹。夢王始裘。辰繫于。此句從宋崔子儀禮本。雀入大水為蛤。

冬。十月。豺祭獸。初昏織女正北鄉。南門見則旦。今從徐臣。說黑鳥浴時有養。夜元雉入于淮為蜃。○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隔麋角。○十有二月。鳴鶩。黝駒。黃壤。納卵。蒜。虞人入梁。鷄始乳。至正月。孚粥。猶正月紀采芸。二月復紀榮芸爾。

鬻子。漢志鬻子名熊。為周師大王以下。問匱。周封為楚祖。達氏行珪。曰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垂勸戒之風。陳宏濟之術。

傳政

文王問于鬻子。政問人有大忘乎。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謂之大忘。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于民。功最于吏。福歸于君。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故其道首自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不能必見。受能必忠。不能必入。能必信。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春不出之辭而施之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不肖者不自謂。

不肖也。而不肖見于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于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縣鐘鼓鐸磬而置轍。以得四海之士。為銘于箕箒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鍛。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告寡人以獄訟者揮轍。此之謂五聲。是以禹據一轍而十起。日中而不服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杜紫既子。施點。季甯然堪。輕玉。七大夫佐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輔伊尹。淳里且。東門虛。南門墺。西門疵。北門側。七大夫佐而天下治。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周公曰。吾聞之于政。知善不為者。狂。知惡不改者。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逸周書

文傳

文王在鄗。語太子曰。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靡泰。不淫于美。括柱茅茨凡土地。聖人裁之。並為民利。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濟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多帑。而外其務方輸。夏歲孔是生。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書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圖竭。水旱飢荒。無時。非務積。何備。夏歲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機臣妾興焉。非其有也。戒之哉。

開武

周公王告武。曰。在昔大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三極天九星地。州人四左四察。目察惟極。耳察惟聲。口察惟順。順天得時。順地得助。順民得和。順義財足。順德助明。順仁無失。順道有功。九紀。辰紀。月宿紀。月德紀。刑春紀。生夏紀。長秋紀。殺冬紀。藏歲紀。終九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厥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王曰。允哉。維王一紀。武王嗣位。西伯之一年曰王。王在豐。訪于周公。曰。予聞國有十滛。非不敢不知。今而言維格。維明戒。是祗。周公曰。滛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滛奸破義。言不協。民不和。滛樂破德。德不純。民失常。滛動破醜。醜不足。民不讓。方言也。民心之所同然。滛中破禮。禮不同。民不協。滛采破服。服不度。民不順。滛大破典。典不式。教不類。滛權破故。官民無法。滛貨破職。官令不承。以法故無。或差貨。滛巧破用。百意不成。嗚呼。十滛不違危哉。今商維茲。其唯。茲念不承殆哉。若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訖文考之功績。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雜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譽。之王曰。格。乃言。

克殷

序武王率六州之兵以滅殷。作克殷。○周車三百五十乘。陳子牧野。帝辛從王。使尚父與百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商師大敗。帝辛登廩臺自燔于火。王手太白以麾諸侯。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咸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王答拜入。適辛所擊以輕呂懸。諸太白適二女所。既縕。縣諸小白。乃出場于厥軍。及期。百夫荷素旗于王前。叔振拜奏假王即位于社。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逸筭曰。殷末孫受德。侮滅神祇不祀。昏暴百姓。其彰顯于昊天上帝。立王子武庚。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閏天封比干之墓。方命宗祀。崇賓饗于軍。乃班大聚。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曰。嗚呼。殷政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且以并農力。執男女之功夫。然則有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稱賢使能。有材歸之。關市平商。實歸之。分地薄歛。農民歸之。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王曰。嗚呼。允哉。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序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惟一月既南。至昴昴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子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如昏北指。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徐國臣曰。合朔必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次即十二台宿。在日行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上言日行一月一周天。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興。周正歲道。正讀如政周官注中。數曰歲朔元枵也。此言日行一歲一周天。數曰年。造思必始。冬至言歲月正始也。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雨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止。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是夏焉。

時訓

序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

作雒

序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雒。作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能盈以略。元年夏六月。成王葬武王于畢。一年。作師旅。臨衛政。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

任

記

二

卷上

授北奔。俾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于殷。俾中旄父于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于土中。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邙山。洛有郊治國家也。北邙成王定都。是也。以為天下之大湊也。湊會制國方千里。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孔昆注居治以大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乃設丘兆于南郊。以后稷配上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冒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土于周室。乃位五宮太廟考宮路寢明堂。覆也。

周月

月令

序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謚法

序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後作謚法

明堂

成王嗣幼未能踐天子位。周公攝政六年。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制禮樂。領度量。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王。

官人

序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微以觀察。之作官人。六微觀誠考言視聲貌色觀隱揆德

王會

序周室既甯。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作王會。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帟陰羽。帝帳也。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朝服八十物。誓庭。唐叔苟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相者太史魚。大行人受贊者八人。周公主東方。太公主西方。王伯厚云。自復漢以下。其贊物二十一。義集伊尹朝獻商書。非周書以事類附。句誤入正文。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地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為四方令。伊尹朝獻商書。附句誤入正文。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

職方參用官

序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

王佩此臣進成之辭下。篇首疑有闕缺。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合為在因時應事。則易成。昌大在自克。不過在數懲。不因在豫慎。見禍在未形。除害在能斷。用兵在知時。殃毒在信疑。孽子在聽內化行。在知和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謙。基在愛民。固在親賢。禍福在所寄。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危亡在不知時。見善而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得時所為合應。為德機也。所與密。皆親近所利用。皆忠良。則福利生。反是則禍害至。按漢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周史記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惜中或附益故多駁辭。輯錄尤慎焉。

芮良夫周王時芮伯訓

芮伯若曰。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違。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也。類善民億兆。后一而寡。不敢衆民。后其危哉。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嗚呼。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贖禍。說哉。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爾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咎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惟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怖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飾言事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余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及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余為惟爾之禍。

太子晉

晉平公使叔舉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靈王太子五稱而五窮。師曠見太子曰。吾聞王子之言。高於泰山。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天下施聞。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達。人而歡。視道如尺。近也。曠曰。古之君子。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曰。如舜者。天。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達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與不好。取必度其正。是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既有其衆。而失之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曠。曰。宣辨名命王侯君公。何以為尊。王子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于物。天道俱謂之侯。化施于民也。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教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乃登為帝。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曠。曰。善哉。入坐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甯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大師。亦善御之。曠曰。御吾未之學也。玉子曰。女不為夫。詩云。馬之剛矣。譬之柔矣。馬亦不剛。譬亦不柔。志氣塵塵。取予不疑。塵塵亦可擾也。曠曰。庶臣寡聞而易窮。王子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大師自大娘以下。

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殷祝戒前事以

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節。扶老携幼。奔國中。虛桀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齊。齊民往奔湯于中野。桀復請湯。湯曰。否。吾為王明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湯曰。此王之士。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復臺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湯讓。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位。

周公謚法張氏守節曰。此周書謚法也。周代君臣並取作謚。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晁氏本作相嗣。王發建功于牧野。終將葬。謂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表之功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名謂號。謂聞世而生。民無能名曰神。揚善賦閒曰聖。謂聞本作簡。說靖民則法曰皇。德象天地曰帝。仁義所往曰王。立制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二句周書疏。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曰大。剛強直理。威疆敷德。克定既亂。刑民克服。夸志多窮曰武。故事共上尊賢貴義。尊賢敬讓。既過能改。執事堅固。安民長弟。執禮敬賓。比親之間。尊賢讓善曰恭。照臨四方。譖愬不行。思慮果敢曰明。威儀恭備曰欽。安民大慮。安民法古。純行不二。張本曰定。一德。此句周書闕。敏以敬慎曰慎。容儀恭美。此句周書闕。昭德有勞。聖天周達曰昭。保民者父。彌年壽考曰胡。久。穆字通用。此句周書闕。種穀果敢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取曰靜。共已鮮言。寬樂令終曰靖。患無內德。耽在後患。此句今本治而清省。執事有制。布剛治紀曰平。由義而濟。布義行剛曰景。清白守節。大虛克就。不隱無屈曰貞。彊以彊義。彊義信正曰威。辟土服遠。克敬動民。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不眚作大眚。朱子禮儀。兆民外內思索。追悔前過曰思。柔質慈民。愛民好與曰惠。此句周書闕。能思辦衆行義。說民始建國。都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敵通克服。勝敵志强。死于原野。屢征殺伐。武而不遂曰壯。通考。壯作壯。克殺秉正。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慈義短折曰懷。夙夜警戒。夙夜恭事。合善法典曰敬。述善不克。述義不勉曰疎。有功安民。東德遵業曰烈。小心畏忌曰僖。剛克為伐。思慮深遠曰翼。

剛德克就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典禮不愆曰。戴不勤成名死而志成死而神能亂而不損好祭鬼怪極知鬼神曰靈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隱拂不成見美堅長曰隱隱袁之也年中早夭肆行勞祀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復很遂既曰刺外內從亂好樂怠政曰荒壅過不通動祭亂常曰幽克威也威捷行克威惠禮曰魏好內遠禮去禮遠衆曰煩醜動懼曰甄甄積也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施而不私曰宣此句令本脫在後治民克盡曰使行見中外曰怒勝敵壯志曰勇昭功甯民曰商狀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內外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致穢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憲政外交曰攜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凶年無穀曰棟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于賜予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謬作參忠厚不爽曰厚貞心大度曰匡受禪成功曰禹此下參賞慶刑威從之成羣守正不阿曰君柔質受諫曰慧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博聞多能曰憲除殘去虐曰湯隱袁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德為大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伐柔克為懿履正為莊無過為僖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孔注以次明所及為謚象其事行也麟按此節乃相沿舊解文多舛訛今參朱子儀禮馬氏通致本

### 武王踐阼記

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黃帝頤頃之道。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奉書而入。王下堂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若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臣聞之其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其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席前左端銘曰。安樂必敬右端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右端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机銘曰。皇皇唯敬。口生咷口戩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監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甯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檻銘曰。母曰何殘其禍將然。母曰何害其禍將大母曰何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惡乎危干忿懥。惡乎失道于嗜欲。惡乎相忘于富貴。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杖銘曰。扶人無苟輔人無咎。鑑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則壽。履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太平御覽引太公金匱履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憤憤則逃。戶銘曰。夫名難得而難失。母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慾弗及而曰我杖之乎。矯矯以況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出畏之入懼之。牖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事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勤必行德。行德則興。敗德則崩。弓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毋忘自過矛銘曰。造矛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朱子曰。武王諸銘是迷成禮之意。隨所在以自警。王伯厚集解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皇極經世書

武王伐商還歸在靈蹕天子位真西山曰作者君之陪故人君即位謂之蹕作郊折子曰武有戒慎之銘盈注机者人君出令所依焉選先予學凡其後所敍皆學也爰作次之受業又次之畏必先長者而起給事後即誦讀也請枉又次之退習終之夜必後長者而寐功交進此其為大學基本云

### 弟子職

任兆麟述

王伯厚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弟子職其一也黃東發曰弟子職九篇古者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于斯乎有攷始于學則謂人莫始事後復讀誦也致知躬行之

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莫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為學則

右第一章朱子曰此學則也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顏色毋忤

右第二章朱子曰言蚤作之事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駛退作對客毋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于食時

右第三章朱子曰言受業對客之事

先生將食弟子餽饋攝衣盥漱跪坐而饋置饋錯食陳膳母慄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羹載中別載在醫非作藥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在酒右漿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飯二汁作叶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遭而貳唯嚙之視同嚙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乃食弟子乃微趨走進漱拚前飲祭

右第四章朱子曰言饋饋之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奉羹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振衣而降旋面鄉席各微其饋如賓客既微并器乃還而立

右第五章朱子曰言食饋之事

凡拚之道實于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搆漱至中握手執箕席中有席入戶而立其儀不貸或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道必由

原始。俯仰磬折。毋有微拏前而退。聚于户内。坐板排之。以擇適已。實帝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拏反立。是捨

右第六章。朱子曰。言灑掃之事。

莫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奉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折櫛。有墮代燭。文生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右第七章。朱子曰。言執燭之事。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間。所何趾。叙衽則請。有常則否。所說文作足。足也趾作止。

右第八章。朱子曰。言請衽之事。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義。周則復始。是為弟子之紀。

右第九章。朱子曰。言退習之事。

管子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禮義廉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形勢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載行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無鄉無術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方望溪曰。不言而廟堂既修。見與之交。幾于不親。見謂不忘。而待之也。見哀之役。幾乎不結。見施之德。幾乎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

權修

欲為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固難大。必危。○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

乘馬

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能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版法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故用財不可以。晝。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則辱。鳥飛半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義立之。謂賢。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務人以麗。主威處賢而自予雄也。子許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多為之說。而况其功方也。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擗。摘則擊也。持抱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

樞言

道之在天者曰。也。其在人者心也。生者以其氣。治者以其名。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實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

八觀

賢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可罰而不罰也。賢君者。閉其門。塞其途。弇其迹。使民無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于生殺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于生殺也。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母常下。則事母常行。設法以法。則不行。之宜。故令不行。則令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矣。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何也。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名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陵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理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務。行必思善。不苟為難。

大庄

桓公踐位。使魯殺子糾。齊使至魯。乃遂東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令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小庄 參國語

霸言

地大而不溢。名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名曰口滿。兵威而不止。名曰武滿。三滿不止。國非其國也。

戒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君臣上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于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